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7季

端午琐忆

徐满元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出生于皖西南某个小山村的我,从小就特别熟悉大人们常挂在嘴边的“一年三节”:春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。

在那个物资极度贫乏的年代,元宵节一过,就意味着年已过完。我们全家又得勒紧裤腰带过清汤寡水、粗茶淡饭的穷日子了。于是,我就眼巴巴地盼着数月后的端午节——那时,只有“三节”,我们全家人才有可能较为痛快地吃上一顿肉。更何况,端午节是在新麦收割之后,而作为主食的早稻则要等到端午节过后一个多月才开镰。虽然麦子一般都种在不多的旱地上,产量也极其有限。但毕竟能帮助我们度过那段青黄不接的艰难时期。

每次端午节来临之前,母亲都会用新榨出的菜籽油,给家人煎几锅新麦粉制成的面饼,那是难得的解馋美味。而端午节的前一天晚上,母亲则会较为奢侈地将发酵过的成桶面粉,放到事先采摘并洗净的桐叶或荷叶上,成为一个个圆形的粑,每一个都差不多成人巴掌那么大。待时机成熟,便将其放到大锅里煮熟。很快,全家人都吃上了又香又甜的“端午粑”。

端午节上学那天,同学们的书包里,都揣着一两个自家特产“端午粑”。既可当早餐,还可互换着吃,感觉要比中秋节时的月饼实惠得多,还不用花钱买。个别和老师非常熟悉的家长,还会特地托孩子送一两个给老师“尝尝鲜”。老师虽大多婉言拒绝,但脸上总有荷花般的幸福笑容绽放。

就这样,“端午粑”成了童年的我关于端午的记忆博物馆里的“镇



花花绳里藏母爱

崔利平

随着端午节临近,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卖香包和花花绳的。花花绳是家乡人在端午节时戴在孩童手腕、脚腕上的五彩线绳,用来驱邪避瘟。这其中还有很多讲究,比如佩戴时小孩子忌开口说话;戴上花花绳后不可任意扯断或丢弃;戴够一个月后,抛到河里,让疾病和瘟疫等不祥的东西随波流逝。

我小时候体弱多病,每年的端午节,母亲一定要亲手做花花绳给我戴上。记得端午节前一天晚上,忙完家务的母亲就开始给我搓花花绳了。母亲先拿出一缕缕五颜六色的丝线,让我从里面挑出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五种颜色,她再从这五缕线中各抽出一根丝线。接着,母亲让我用手勾着线的一头,另一头,她嘴里咬四根,手里拿一根,然后把每一根丝线都麻利地捻一遍。最后,母亲把五根线一合,让我松手,五色丝线就紧紧缠在一起,成了一段漂亮的花花绳,就像把我所有的期盼和喜悦都缠绕在一起。

看着母亲娴熟的动作,我仰头钦佩地看着她,两条黑油油的大辫子,光洁的脸庞,亮晶晶的眼睛。“妈妈,您真好看。”我说。母亲摸摸我的头,“傻孩子,等你长大,妈妈就老喽。”我又问母亲,“为什么要戴花花绳呀?”母亲看着瘦弱的我,眼里满是怜爱。“为了保佑我的孩子健健康康长大。”我和母亲说着话,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,梦里依稀都是母



馆之宝”。

另外,我们老家还有一个习俗也令我印象深刻——不管是结婚还是未婚的女儿,其丈夫或未婚夫,端午节上午都要去拜见岳父岳母。故端午节中午,只要有成年女儿的人家,十有八九都会有新老“姑爷”的身影。家家户户自然会酒肉飘香,欢聚一堂。而我们一群小伙伴则跑完东家串西家,像活蹦乱跳的音符,奏响在小山村砂石路的琴弦上。这也是那时的小山村所拥有的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其为众多的乡情乡礼乡俗镶上了一条闪闪发光的金边,璀璨至今。

至于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大诗人屈原,以及吃粽子、喝黄酒、赛龙舟等各地的不同习俗,那是我后来才逐一知晓或亲身经历的。

小时候,端午节那天,每家门楣上都插上了一束散发着清香的鲜艾。听大人说,那艾可祈福驱邪。我弄不懂那么多。但看到艾香确实能驱赶蚊虫。难怪那艾草干枯后,大人们还舍不得把它扔掉,而留着盛夏之夜纳凉时,在上风口将其点燃,驱蚊效果比花钱买来的蚊香还好得多。我还能从中闻出并回味着那令人难忘的端午节味道。

如今,随着年轻人大量进城务工,甚至在城内买房定居。加之长辈们因年岁已高而相继驾鹤西去。许多当年过端午节的习俗,包括做“端午粑”在内,都已“黄鹤一去不复返”了。仅有门楣插艾之习俗延续至今,就连进城工作、生活多年的我亦如斯。那把艾,俨然成了我对小时候故乡过端午节所有记忆的最好载体,一直鲜嫩并摇曳在我的梦境和诗中。

亲年轻的容颜,和她手间如花绽放的五彩绳。

第二天早上一睁眼,我看见自己的手腕、脚腕甚至脖子上,都已经戴上了昨晚和母亲一块做的花花绳了。而母亲已经在厨房为一家人准备端午节的吃食了。烙油饼、煮鸡蛋、做臊子面,她忙得不亦乐乎。

仿佛只是刹那间,我便长大了。在外求学,工作,结婚,生子,时光的脚步留下一个又一个印痕,而我在家过端午节的时候也越来越少,母亲和她的花花绳仿佛成为时光深处的一个美好回忆。

去年端午节,我和爱人孩子回到了老家,就像是去寻找一段过往,一种心情,和一份回忆。

早晨,我睡得迷迷糊糊,感觉有人在轻轻地拉扯我的手,睁眼一看,原来是母亲在给我戴花花绳。见我醒了,她示意我不要说话。母亲的动作已经没以前娴熟了,我就这样静静地望着她,原来乌黑的头发几乎全白了,脸上的皱纹沟壑纵横,眼睛早已没有了神采。我难以置信地发现,为我操劳一生的母亲,不知何时竟然老了,我鼻子有点酸酸的。

终于,母亲好像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似的说,“好了。”我嗔怪道:“这小孩子戴的东西,我还戴呀?”母亲佯装生气地说:“在妈这儿,你永远是我的孩子。”望着手腕上的花花绳,我背过头去,泪如泉涌。

数星星的童年

程应峰

人们,都经历过天真烂漫的童年,都在美好的童年时光里,在美丽清凉的夏夜,无数次地数过天上的星星。

数星星,大白天是不可能进行的。只有夏夜,坐着或躺在一个熟悉的去处,数星星才会成为慰藉人生的一场盛宴,一幅可圈可点的绝妙图景。

夏闲莫过于夏夜。夜色笼罩后,气温渐次降了下来,置身户外,较之白天的酷热难当,自然有了几分清凉适意的感觉。童年时代,这样的时分,是最有心情仰望星空的。仰望星空,不期然间,就有了数星星的兴致。或是坐在稻草垛上数星星,或是倚在桥梁栏杆上数星星,或是躺在屋顶上数星星……所有这些数星星的方式,都是令人神往并乐在其中的。

躺在屋顶上数星星,是最为闲适惬意的。白天,屋顶是极好的晒场。到太阳下山后,将平摊的稻谷拢了堆,收拾进了箩筐,便可于晚饭后,在热气散尽的平顶上,摆上或铺上竹凉席,躺下身子,遥看天上闪闪烁烁的星星了。偶或有一、两颗流星划过,那亮丽的弧线,在刹那之间,给人一份惊艳和震撼。这样的时刻,最容易认出来的,还是北斗七星。正因为如此,它们是很容易在夏夜置于眼帘之中、视线之内的。更多的时候,我们会不厌其烦地去数星星,数着数着,便在夏夜的凉爽里沉入了梦乡。这样的时刻,父母为避免我们受寒着凉,总会轻手轻脚地在我们身上盖上一床厚薄适宜的夏被。

这种美丽的童话般的生活,少年张衡就经历过。张衡自小天资聪颖,特别喜欢思考问题,对自然万物充满了兴趣:早上带着露珠的花朵,中午高悬天空的太阳,晚上天空中皎洁的月亮、一闪一闪的星星,都让他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遐思。他爱在夏日晚上数星星,有一回,他像往常一样坐在院子里出神地望着天空。父亲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,说:“夜深了,睡吧,老瞅着星空干什么,又不会掉下金豆子。”张衡回过神来,认真地说:“我没指望天上掉金豆子,我在数星星呢!”“数星星?你数得清吗?”父亲不免有些惊诧。“我只数一片天空的,数得清。我现在已经数到一千多颗了。”张衡肯定地说。父亲听了,没再说什么,任他尽兴地数下去。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儿子,有一种自内向外散发的执着坚持的劲头。

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份数星星的心境,有一颗执着坚持的探究之心,张衡的一生才取得了诸如地动仪之类令人瞩目的成就。应该说,数星星的童年谁都有过,但是长大以后,是否还会以当年数星星的心境,来清点人生过往中的一切,也就只能是因人而异了。对大多数人而言,经过了风雨磨砺,尘俗洗礼,到了一定年纪,就再也难得有数星星的那份情致,那种心境了。

而出类拔萃的人,总具有超凡的意志力,无与伦比的毅力,他们怀着数星星的心境笑对生活,笑对过往,笑对人生。可以说,人生有了数星星的心境,也就拥有了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锐气。有了这样一份锐气,才可能一次又一次走向成功。

愿我你都尽可能地珍惜那份心境,面对人生时,锐意进取,永不言弃。